

匪區糧荒問題之再認識

一 四十九年糧食產量之估計

共匪歷年公佈糧食產量包括①稻穀；②小麥；③雜糧及④薯類四類，亦即以習慣上所稱主食之狹義糧食爲限，其中薯類係按照所含熱量比率以四斤折合稻穀一斤計算。大豆產量年在二百億斤以上，其中部份用作工業原料，與食用無關，部份供榨油及製腐，屬副食品性質，肉類、蛋類、乳類及花生油菜籽等均屬副食品。此等副食品之輸出，佔食物輸出總額之大部份，但名義上則不列在糧食之內。

欲明瞭目前匪區糧荒情形，首須探究四十八及四十九兩年糧食產量數字，究有幾何。

四十八年糧食生產，共匪最初所訂計劃指標爲一〇、五〇〇億斤，後經偽八中全會正式核減爲五、五〇〇億斤。至其實際產量，筆者在四十八年底曾估計爲四、〇〇〇億斤，不久國際農糧專家則估計爲三、九〇〇億斤，兩數極爲接近。三個月後，匪在僞人代會上正式公佈爲五、四〇一億斤，計劃指標未能完成，但仍較四十七年之五、〇〇〇億斤增長八%。衡以是年受災缺肥及糧食供應緊張等情形，此一公佈之數字顯不可靠。國際專家估計三、九〇〇億斤之產量，大致已爲自由世界所公認，茲即以此數爲基礎進行分析。

四十八年糧食種植總面積計劃原定爲十六億畝，後經擴大播種，可能增加一億畝左右，而爲十七億畝。入春以後，各種自然災害蔓延，尤以旱災最爲劇烈，受災作物面積達六億五千萬畝，其中糧食作物面積約佔百分之八十，即五億二千萬畝左右，平均以減收五成計，等於二億六千萬畝全無收成。糧食總種植面積十七億畝減去全無收成之二億六千萬畝後，餘數爲十四億四千萬畝，以此數除總產量三、九〇〇億斤，求得實際單位面積產量爲平均每畝二七〇斤。

四十九年農業技術方面可能有若干改進，灌溉面積亦有增加，但肥料則較上年更爲缺乏。就大體言，糧食單位面積產量，可能與四十八年大致相若。另一方面，據共匪不斷報導，四十九年受災面積已自上年之六億五千萬畝擴大至九億畝，受災部份有時謂係耕地面積，有時則謂係種植面積，似受災耕地因災情繼續發展，一年中僅種一次而無法實行復種。同時，據匪零星透露，由於「人民公社」組織力量之搶救，受災耕地九億畝中，減收三成以上，至全無收成者約佔三分之一即三億畝，其餘六億畝則減收三成以下。

四十九年糧食產量，原定計劃指標爲五、九四〇億斤。災後實際產量究爲幾何，迄未據匪方正式公佈。各方估計數字有左列數種：

(一)周匪恩來非正式表示，四十九年糧食生產未完成計劃指標，產量較四十八年之五、四〇〇億斤爲低，但高於四十六年之三、七〇〇億斤。

(二)國際糧農專家判定四十九年匪區農產歉收已成定局，種植面積與受災面積均有增加，兩抵之餘，全年糧食產量可能與上年相同（三、九〇〇億斤）。同時，根據鄰接地區氣象變化紀錄及空氣濕度試驗，對匪僞所報災情頗疑其具有誇張成份，藉以掩飾其制度與政策在農業生產上之失敗，及解脫減配口糧在道德上之責任。（見華府本年一月二十四日合衆國際社電，香港工商日報一月二十五日刊載）

(三)台灣若干匪情研究人員，則認爲共匪報導災情只有掩飾，絕無誇張，四十九年糧食產量至多爲二、四六四億斤，亦有謂爲僅有二、一〇〇億斤甚或更少者，如爲二、一〇〇億斤，則除去匪僞強制征購一、六〇〇——一、八〇〇億斤外，農村存糧僅有三〇〇——五〇〇億斤，加上回銷農村約四〇〇億斤，亦僅七〇〇——九〇〇億斤，實際不敷種籽與飼料之用，各地「公社」根本已不再保有任何供人食用之糧食。

(四)筆者認爲大陸糧荒原因，天災及制度政策各居一半，去年產量可能在三七〇〇——三、八〇〇億斤之間。此數係參酌周匪恩來之表示及國際專家之意見作爲估計之依據。但如共匪所稱受災情形完全屬實，則去年糧食產量絕不可能達到三、七〇〇億斤，遑論超過（周匪恩來稱超過四十六年之三、七〇〇億斤），理由如次：

○受災九億畝，其中重災三億畝，減收超過三成至全無收成，平均減收八成，即實收二成，其餘六億畝災情較輕，減收三成以下，平均減收二成，即實收八成。

○九億畝耕地以複種指數一四〇%計，如不遭遇嚴重天災，原

匪區糧荒問題之再認識

可達到十二億六千萬畝之種植面積，去年受災地區既未複種，是受災少種當爲三億六千萬畝。重災三億畝減收八成，等於二億四千萬畝全無收成，輕災六億畝減收二成，等於一億二千萬畝全無收成，三者合計，受災區域少種及種而無收共爲七億二千萬畝，其中糧食種植面積以百分之八十計，即爲五億七千六百萬畝。如不遭遇嚴重天災，全部糧食種植面積原可達到十八億畝左右（即恢復或接近四十七年之十八億三千九百萬畝），扣除前述五億七千六百萬畝，僅餘十二億二千四百萬畝，照上年實際單產每畝二七〇斤推算，糧食總產量當爲三、三〇〇億斤左右。

二 糧食消費情形

四十七年糧食產量曾達到五、〇〇〇億斤，爲匪據大陸後糧產之巔峯年。嗣後由於勞力疲困，肥源日減，加以農民心境消沉，「公社」內部情況日趨混亂，糧食產量亦逐漸低落，至去年乃降至三、三〇〇億斤，且較大躍進開始前一年之四十六年猶少四〇〇億斤。但匪區目前對糧食之需要則遠較四十六年時爲巨，目前糧食各項用途及其數量概述如左：

(一)種籽用糧至少五〇〇億斤；

(二)家畜飼料用糧約六〇〇億斤；

(三)工業原料用糧及出口約一五〇億斤。

前述三種用途合計爲一、二五〇億斤，較四十六年超過四五百億斤，現有人口較四十六年增加約四千餘萬，而糧食產量則反較四十六年減少四〇〇億斤。去年（四十九年）糧產三、三〇〇億斤，扣除前述各項用糧後，如共匪不再進行儲備，人用糧食數量當爲二、〇五〇億斤，以現有六億九千萬人平均分配，每人全年爲原糧二九七斤，除去儲運加工損失約百分之五，則爲二八二斤（折算每日

可得成品糧零點五四斤)。按帶殼原糧平均每斤發生熱量一、二、三二卡洛里計，可產生熱量三四七、四二四卡洛里，亦即每人平均每日可攝取九五〇卡洛里。目前大陸副食品極端缺乏，其缺乏程度且較主食為甚，如以得自副食品之熱量佔所獲全部熱量百分之十五計(戰前平均佔16.3%)，則每人每日所獲熱量僅為一、一二〇卡洛里。

人體每日需要熱量之多寡，視性別、年齡、體重、職業、氣候、衣着及居住條件而異，歐美人標準需要平均約為三、〇〇〇卡洛里，國人體重較輕，平均標準需要約為二、四〇〇卡洛里。民國二十七年中華醫學會會草擬一營養需要報告，認為一般成年國人(男性)體重五五公斤，居住溫帶，過普通生活而不從事勞力之操作者，每日所需熱量應為二、四〇〇卡洛里，婦女及老弱可稍減(婦女懷孕及授乳期須增加)，從事勞作者視勞作輕重增加。J. S. Cambes教授在其所著：Man Money & Goods一書中指出，歐美人平均每日合理需要為三、〇〇〇卡洛里，為維持生命不使中斷最低限度需要一、八〇〇卡洛里，即標準需要量之六成。此一、八〇〇卡洛里為生命安危之界石，所得熱量超過此數，不僅生命可以保持，且能從事勞動，如能達到此一熱量水平，則雖無力從事勞動，體內呼吸、脈搏及體溫散發等生理活動即生命活動仍可繼續維持，低於此數則不但無力勞動，即維持生命活動所需熱量之差額亦將依賴自身體內脂肪及肌肉之消耗而得到補充，直至體內物資消耗淨盡，生命即告終結。

J. S. Cambes所述為歐美人之情形，但其維持生命最低需要量合標準需要量六成之比率亦可適用於國人。基此，國人標準需要為一、四〇〇卡洛里，以六成計算，則為維持生命最低限度需要當為一、四四〇卡洛里。匪區人民目前每人平均每日所攝取熱量為一、一二〇卡洛里，僅及維持生命最低限度需要量百分之七六點四，已

在生命危險點以下，不足之數，似已全賴吞食野生植物之果實、根、莖作為補救。

三 糧荒演變之前途

前述情況係以全年產量為三、三〇〇億斤及共匪不再進行儲備，而將全部人用糧食供應人民消費為分析之依據。如產量超過或不及三、三〇〇億斤，或共匪依然進行儲備或將過去所有儲糧撥發救荒，則情形又將不同，例如：

(一)產量如為三、九〇〇億斤(國際專家估計數字)，則可增加人用食糧六〇〇億斤，同時所增糠粃亦可取換家畜飼料用糧約五十億斤，易言之，即可增加人用食糧六五〇億斤，依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日當可多獲熱量三一八卡洛里，加上原有一、一二〇卡洛里而為一、四三八卡洛里，適等於維持生命最低需要之一、四四〇卡洛里，如欲從事勞作則仍感熱量不足。

(二)如產量為二、四六四億斤，或二、一〇〇億斤(部份匪情研究人員估計數字)，則人用食糧應再減去八三六億斤，或一、二〇〇億斤，除因糠粃減少飼料亦須隨而增加部份暫不計外，依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日所能獲熱量又須分別自原有之一、一二〇卡洛里減去三六八卡洛里，或五二八卡洛里，而為七五二卡洛里或五九二卡洛里，僅合維持生命最低限度需要量百分之五十二或四十一。如將增加飼料部份計算在內，則數字將更減少。

(三)如共匪依然進行儲備，則情況將更壞，此一可能性當然不大。

(四)目前糧食消費不足以維持勞動能力甚至生命。熱量差額僅賴吞食野生植物果實、根、莖以為補救，但野生植物中可供人類食用者為量原甚有限，而黃淮平原人稠地狹，地利盡闢，更無若何野

生植物可資採掘利用，野生植物本身亦多不合人類食用習慣，久之必致疾病叢生，故特野生植物為救荒之圖，事實上絕不可能持久。

(五)共匪近三月來已向加、澳、緬定購糧食二百餘萬噸，即令全部用於救濟糧荒，至多亦僅能維持二、三星期，且在運輸方面至少需租用大型商船一百艘載運半年以上，方能如數運抵沿海港埠，此為目前事實所不可能。即令全數運抵港埠，而內地運輸目前仍極擁塞，無法迅速分運各省城鄉，故共匪不惜動用其最感缺乏之外匯，自國外輸入糧食，主要目的當在補充軍隊、警察及各級匪幹之口糧，藉以維持其士氣，強化鎮壓人民之力量。如供此種用途，則二百萬噸糧食當可維持一千萬人一年之食用。

(六)本年四月底開始，冬小麥雜糧等夏收糧食即可自南而北陸續登場。入春以來，旱情繼續發展，三月間多數地區降雨，但平均不到二十公厘，如不繼續降雨，仍難免於歉收減產，惟對糧荒之緩和多少不無裨助。共匪迄目前止，國家儲備糧當在五〇〇億斤以上，「公社」亦有糧食儲備，數量無法判定。際茲青黃不接之嚴重關頭，如能撥發二三百億斤儲備糧進行救荒，則春夏之交可望勉強渡

過，否則不堪設想。惟共匪儲備糧食名為備荒，實為備戰，殆為匪贖武政權生命之所繫，絕不可能輕易動用。迄目前為止，事實上亦未發現撥發跡象，情勢惡化時可能動用，但如數量不大，仍將無濟於事。

共匪面臨此一普遍持續之糧荒，一方面繼續實行節約用糧，藉以拖延時日，另一方面，復動員羣眾趕種瓜菜甘薯等早熟作物，從事渡荒，同時又千方百計展開春耕，寄望於本年秋季收之豐稔。但本年春季已有十六個省區出現旱象，其情況與去年春季相同，匪酋亦已發出可能遭遇連年災荒之警告，且在春季備耕措施中亦已不斷發現肥料甚至種籽缺少之現象，加以人民在飢餓之餘，體力耗盡，勞動出勤率已降落至僅及平時之百分之六十，勞力不足問題，更將趨於惡化，本年農業生產仍無任何樂觀之可能。

農業為匪區經濟之基礎，糧食則為基礎之基礎，在糧荒延續過程中，全盤經濟均已大受影響，而為政治動亂創造條件。四十九年為共匪最無作為之一年，其對內統治及對外冒險之實力業已大為削弱，殖貨亡身將為共匪必然難逃之命運。

蘇俄農產品收購辦法之再改變

前言

從一九一七年俄共建立蘇維埃政權，迄一九五三年三月史達林

蘇俄農產品收購辦法之再改變

暴斃這一段時期，蘇俄農民僅在「新經濟政策」年代（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七年）因實施農業稅勉可生活外，其餘極大部份時間，均以